

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228

读小说，学知识

古风悬疑推理神作



天涯双探

带您破解大宋300年悬案史上从未公开的民间奇案
万里追凶，23次反转、64起悬案、78种诡计……

青衣奇盗

七名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古风悬疑推理神作

天涯双探

青衣奇盗

七名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涯双探: 青衣奇盗 / 七名著. 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(读客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21-6698-5

I . ①天… II . ①七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6602 号

责任编辑: 毛静彦

特邀编辑: 汪林玲

封面设计: 蒋咪咪

插画设计: 李元凯

天涯双探: 青衣奇盗

七名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17印张 字数 219千字

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6698-5/I.5341

定价: 48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目 录

序 章 / 001

“我在大理寺当差二十年，见过能人，却没见过这种奇人。这些老百姓问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，但是这个算命先生能在对方三言两语之间做出判断，道出对方的职业或身体情况，儿女多少，是否寡居……”

第一章 易厢泉奉命办案 / 008

远远地，易厢泉站在一棵银杏树底下，笑着看着他。他还是着白衣白帽，戴着一条白围巾，和小时候一样瘦瘦高高，眼睛里闪着犀利的光。一只鸳鸯眼小白猫站在他的左肩膀上。

第二章 关闭城门欲捉贼 / 034

这就像是一场战争。庸城府衙的所有人此刻都在紧锣密鼓地备战。他们有最精锐的部队、最优秀的将领、最出色的谋士。易厢泉站在街灯下，一身白衣被灯染成了浅黄。

第三章 大盗巧施连环计 / 068

青衣奇盗刚刚能射破水缸，证明他早已经潜伏于四周；能精准射击，表明庸城府衙的一切动向都暴露在他的目光之下。他为什么不动手呢？夏乾望着，想着，觉得心都揪紧了。那诡异的香气渐渐钻到每一个人的鼻子里，越发浓烈。

第四章 府衙内陷入迷局 / 094

眼看庸城府衙后院还剩一个家丁。他提着灯笼守在后院，浑然不知自己是庸城府衙唯一一个还在巡视的人。而庸城府的四周街道再无他人。

第五章 夏乾夜间抓盗贼 / 117

不能再等了，就是现在！夏乾高度紧张，平定气息，弓箭回拉，两指猛然松开，只听“咻”的一声，箭飞了出去！

第六章 西街里怪事连现 / 142

“还有人说，男子见了水妖，则表明桃花运旺盛；反之，女子见了水妖就会丧命。庸城很多妙龄女子都害怕水妖，正是因为这传说。”

第七章 杨府尹初断阴谋 / 169

“很多案子就是这样办的。无足轻重的人过世了之后，人们就是这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只有真正喜爱他、怀念他的人才会有悲痛。”

第八章 易厢泉破解谜案 / 200

在浓烟和热浪中，易厢泉颓废地跪坐在地上。他脸色惨白，双目空洞，像一只失去魂魄的残破木偶。他脖子上的围巾滑落下来，露出一道红色的疤痕。

第九章 幕后真凶终现形 / 230

庸城又平安了。六日，死了三人，青衣奇盗来了又走，但百姓还是过得安稳。对于百姓而言，其实有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饭后的谈资，对他们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多么重要。

尾 声 / 257

“你别管，就说没看见我！”夏乾不满地嘟囔一声，还带着醉意，几步就走进夜色中。

夏乾出了城。

序 章

元丰四年九月，这是一个阴天。

汴京城显得沉默而倦怠。它作为大宋的皇都，为百姓撑起了一柄华贵的伞。人们抬头望去，只会望到画着花鸟的安静天空，却不知乌云即来，暴雨将至。突然一道惊雷闪过，人们才惊觉大事不妙，开始快速地跑动起来，涌入了城南潘楼街的一家茶馆中避雨。

对于茶馆，这是赚钱的好时机。坐在角落的说书人清清嗓子，故事便要开场了。

清晨的茶馆挤满了男女老少，连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。两个武夫打扮的人悄悄进了门，从人群中扒开一条路，艰难地走到屏风后面坐下。一位是络腮胡子大汉，面目威严，像极了门神钟馗；另一位显得有些瘦弱，是个斯文的年轻人。

二人面对面坐着，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年轻人皱着眉头，抬手倒茶：“头儿，还好我们提前订了位子。你说这……”

“你听。”大汉做了个“嘘”的手势。却听见喧闹的茶馆忽然安静下来了。说书人落座，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朗朗：

明月上柳梢
只见青影飘
不见人
亦非妖
日出之时
云散烟消
今日说谁
青衣奇盗

随着抚尺“啪”地一落，茶馆里顿时响起潮水般的掌声。大汉和年轻人脸色铁青，没有吭声。待安静下来，说书人亮起了嗓子：

上回书说到，青衣奇盗夜探齐州府衙，竟将通知书信送至公堂桌案上，约定后日戌时来取青铜鼎。那字迹飘若游云，矫若惊龙，像极了王羲之的真迹。齐州府尹气得暴跳如雷，一拍桌案：“这奸贼，当府衙是集市？岂容他说来便来，说走便走！”于是下了狠心，直接将书信送至汴京城大理寺，并请求朝廷派遣四百精兵围捕大盗，以乌纱作保，誓要把青衣奇盗捉拿归案！

茶客们听及此，传来一阵嘘声。年轻武夫“当啷”一声放下手中茶杯，怒道：“这也太过分了！”

“但是句句属实。等到书信送到了我手上的时候，字迹全都消失了。一点线索也没留下，”大汉闷头喝了一口茶，叹道，“四百精兵也给他派了。”

“没抓到？”

大汉双目泛红：“没抓到，东西也丢了。这奸贼，三年犯案十四次，一次都没被抓。老百姓把这事编成了说书段子，感叹自包公死后大宋便没了英才。朝中两党内斗严重，借着青衣奇盗作乱为由头，牵连了好几个朝廷命官。”

年轻人的表情阴郁起来：“如果真的归到大理寺管辖，这牵扯可就大了。不是派你去，就是派我去。说不定两个人一起——”

大汉沉默了。

年轻人有些沮丧：“他下次去哪儿偷？”

“庸城，扬州的城中城，”大汉见四下无人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纸，铺于案上，“去偷这东西。”

年轻人眯眼凑上前。只见图上画着两根棍状物品，描摹得极度精细，细细看去，竟不知何物。

“什么东西？棍子？”

“筷子。”大汉苦笑一下，卷起纸张，放回怀中。

“筷……筷子？”年轻人眼睛瞪得溜圆，“那贼人跑到扬州去偷筷子？”

“是啊。奇怪吧？皇榜已经贴出去三天了，只希望有人可以主动

请纓，不管是不是能抓住，都没有被罢官的风险。如果没人揭榜，我们明天就动身去扬州。”大汉站起来，戴好斗笠，看了一眼窗外，“我去城南告示牌那里看看。”

年轻人看看屋内喧闹的茶客，又看了看窗外阴沉的天空，默念了一句“老天保佑”。

……

又一道惊雷闪过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汴京城的街道空寂起来。说书场快要散了，年轻武夫喝了三壶茶，左等右等，却还不见大汉归来，只得戴好斗笠，匆匆出了茶馆去寻。

秋风起，大雨落，长街无行人。年轻武夫步履匆匆，转过了一个街角，却突然发现有花花绿绿的伞撑了起来，在大雨中像鲜花一样盛开。老百姓拥在街角，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。隐隐约约地，可以看到圈中坐着一个白衣白帽的年轻人。

大汉竟然也挤在那儿看，年轻武夫赶紧上前，一拍大汉肩膀，无奈道：“头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……”

年轻武夫突然不吱声了。

和周围寂静的街道相比，这里热闹得不正常。很多妇女拼命地往前挤着，叫嚷着。她们为白衣年轻人撑开了伞，使得他身上一点也没淋湿。而且，年轻武夫很快就认出：撑伞的其中一个绿衣姑娘是苏子瞻府上的妾，拼命往前挤的老爷子是张怀民的爹，还有一位华衣妇人，是慕容家的表亲。除去江南夏家，慕容家便是北方最大的商贾了。这几人非富即贵，如今却焦灼地围成一圈。

“头儿，这是……”

“他是个算命先生，”大汉饶有兴味地说着，“他不打招牌也不吆喝，我都在这儿看了他半个时辰了。”

年轻武夫一怔，顿时哭笑不得：“我们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在这儿落得清闲！”

“我在大理寺当差二十年，见过能人，却没见过这种奇人。这些老百姓问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，但是这个算命先生能在对方三言两语之间做出判断，道出对方的职业或身体情况，儿女多少，是否寡居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二位武夫竟然被人推开了。

“公子，你算得这么准，帮我家老爷看看吧！”绿衣姑娘挤了过去，脸上全是焦急的神情。

“您帮我夫君——”

“先帮我儿子看看！”

白衣年轻人开口道：“今日大雨，收摊了。”

他穿着白衣戴着白帽，左肩上站着一只乖巧的白猫，垂下头收拾东西。很礼貌，也很客气，声音却很冷清，为的是安抚这些百姓的焦虑。

华衣妇人用力挤了过去，褪下手上的镯子，“当啷”一声放在桌上：“请您为我家老爷算上一卦，看看运势！”

金镯子在雨中闪着微光。

大汉看得一脸认真，但是年轻武夫却嗤笑一声。他觉得眼前的白衣人就是个江湖骗子。

白衣人闻声抬头了，竟然很年轻，二十出头的样子。他转过脸去

看着华衣妇人，侧脸也很英俊，带着些许书生气。

“这个不能收的，”白衣年轻人笑了一下，碰都没碰，掏出一把金属折扇将镯子推了回去，“我要收摊了。”

众人发出一阵遗憾声。算命先生真的开始收摊了。他带着一把奇怪的金属扇子，一柄旧剑。正在此时，突然有百姓嚷道：“他是邵雍的徒弟，难怪算得准哟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算命先生愣了一下。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。大汉和年轻武夫对视了一眼，没有作声。

算命先生什么也没说。他垂下头去，快速地收拾东西。等人群悉数散尽，大汉叹息一声，准备抬脚起程，却突然被算命先生叫住。

“二位大人，”他礼貌地行了个礼，肩上的小白猫直勾勾看着武夫，“借一步说话。”

大汉立即看向同伴：“万冲，他认识你？”

年轻武夫呆呆地愣住了：“不……不认识。”

素未谋面。两个武夫心里都开始犯嘀咕，人群密集，他们离这个算命先生挺远，今日出门穿着便服，没带长刀也没带佩剑，他怎么知道他们是当官的？他什么时候盯着他们看的？

大汉犹豫一下，率先上前一步，抱拳道：“大理寺丞燕以熬。不知阁下……”

算命先生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了笑，带着他们进了隔壁客栈的小房间。推门进去，房间内的白色纸张铺了一地，桌子上有一张地图。算命先生放下东西，指了指桌上的地图和纸张：“大人请看。这五个地方有可能是青衣奇盗的家乡。”

二位官差再一次愣住，万万想不到他会说这句话。

“我来到汴京城之后便听说了青衣奇盗的事。我去纸墨坊买了很多东西，又问了懂纸墨之人，制成了纸张和类似于墨的药剂。它们可以使得字迹消失。”

他指了指窗台上密密麻麻的小瓶子，语速很快：“药剂四十三瓶，纸张十八种。字迹在晴天和雨天的消失时间不同，以晴天为例，青衣奇盗的字迹消失时间为半个时辰。由此我最后选定了八种墨、四种纸。青衣奇盗一定是懂纸墨之人，也许祖上做这种生意，也许只是其家乡靠近原料产地。我把纸墨的原材料产地在地图上标出来，一共标出了五个地方。四处在大宋境内，一处在大理。”

两位官差站在门口，没有说话。

算命先生接着道：“迷香的残渣，绳索的材质，留下的衣服碎片，统统要查。这次之后还要辨别大盗的身形、武学套路、武器形状。这些东西集合起来才能称为线索。一共犯案十四次，线索太过分散，这些线索需要尽快向大理寺汇总，并且统统记录在案。即便抓不住大盗，几次犯案累积下来，也能将他的身份地位大致定下。不过，最好还是抓到活的。”

算命先生顿了一下，看向二位官差：“所以，这些事就交给你们了。明天我就起程去扬州庸城。”

他从行李中抽出了湿漉漉的皇榜，朝他们晃了一下。

二位官差愣了半晌，大汉这才忍不住道：“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”

一身白衣的算命先生笑道：“易厢泉。易经的易，厢房的厢，清泉的泉。”左肩上的小白猫低叫了一声。

第一章

易厢泉奉命办案

青衫少年趴在桌案上，眯着眼，看着窗外。窗外有一棵树，树上有一只蝉。它穿过绿色的叶子，向着夏日明晃晃的太阳飞过去，显得孤独而自由。

青衫少年十八九岁，有一张清秀的脸。书院里坐着一群布衣书生，他是其中最贵气的一个：头戴玉冠，内穿藏蓝色缎面里衫，外着孔雀色青纱，腰间别着一根孔雀毛。那孔雀毛色泽艳丽，如今被同窗偷偷取了下来，正捏在手里扇风。

少年直起腰身，哼了一声，将孔雀毛抢夺回来重新挂到腰间，还偷偷瞥了一眼教书先生。先生正捧着书卷站在最前面，沉醉地念着那些之乎者也。窗外蝉叫个不停，屋内却闷热得要命，有一半学生在偷偷打盹。

少年眼睛一眯，头一歪，困倦了。突然，一个纸团朝他扔了过

来，砸到了头上。青衫少年的倦意一下子没了，急忙打开。只见上面只有三个字：

门已关

少年一惊。这字条是身后的同窗传给他的。只见他们几人正在后窗探头探脑，挤眉弄眼。从他们的视角，能看到书院门外发生的事。

青衫少年想都没想，“腾”的一下站起，瞪着大眼。他看见守卫统领方千面色严峻，带着一伙人马贴了告示，并且关上了庸城的大门。

“夏乾，你给我坐下！真是无法无天了！”先生扔下书本，怒气冲冲地朝他喊着。

这位名唤夏乾的青衫少年皱了皱眉头。夏乾，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因为爹是富商，“夏乾”与“下钱”同音，显得吉祥又好记，但是叫出来总会显得庸俗。

周围同窗低声笑了起来。夏乾转过头来看着先生，摸了摸后脑勺，却没有坐下的意思，认真道：“先生，快快下课吧，城禁了，大盗来啦！”

他的这一句话，立刻让学堂里的学生炸了锅。前排的学生个个面色冷峻，恋恋不舍地捧着书本，高声谈论国事，骂着奸贼。后排的学生开始一脸喜色地收拾书包。先生面色铁青，无奈地看了他们一会儿，宣布下课。

这一放，便是六日。

夏乾第一个冲出门去，速度很快，熟练地爬上了西北角的银杏

树，把书包一扔，从灰色的围墙上翻了下去，笨拙地跳到地上，蓝色缎面里衫也被撕了个大口子。

守卫统领方千正带人巡街，发现有人偷偷翻墙，连忙提刀围上去。

“夏……夏乾？”方千走近，诧异地看着他。

夏乾抬眼看了看一众守卫，哀求道：“不要出声，我娘来堵人了！”

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远远看到书院的大门外停着一辆华丽的驴车，还挂着夏家的牌子。

方千收回了刀，皱眉道：“衙门忙，恐怕顾不上你。”

“可我认识易厢泉，让我去，只见他一面，我一定能帮忙！”夏乾又哀求几句，方千没办法，带着守卫帮他遮掩，几人一路走到了衙门口。

方千先进去通报，而夏乾在门口等着回禀。

庸城府衙在庸城的北侧，不似唐代建筑的恢宏，衙门的园子体量较小却玲珑精致。在庸城繁华的楼宇中，庸城府衙安然而立，像个倨傲的文人。

夏乾倚在一棵略微发黄的银杏树下，等了许久却不见动静。他抬头瞅了瞅夏日明晃晃的太阳，有些焦急，索性和守卫打了招呼，自行穿过迂回的长廊来到后衙屋外。他在门口停住了，耳朵贴着门缝，听见屋内有声音。

“您别急……”

“我能不急？抓不到贼，朝廷发下来的银两会削减，庸城的桥、城墙、府衙的修建都成了问题，我的乌纱也不知戴不戴得稳……可是

守卫方案到现在还未定下来！”这个焦急的声音是杨府尹发出的。他是庸城的地方官，已过不惑之年，大腹便便。除了去青楼，他走到哪儿都要穿着官服。

“可是……易公子今早就不知去哪儿了。他是大理寺派来的，他不发话，我们不敢有所行动。”这低沉木讷，是方千的声音。

“他聪明归聪明，但是我派人查了查易厢泉的底，”杨府尹在屋内焦急地踱着步子，“他师父是邵雍。当年和朝中大员常有来往，但拒绝入朝为官，在苏门山隐居了二十年，日日研究易理。但是七年之前——”

七年之前？

夏乾似乎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事了。邵雍一生不慕名利，智慧无双，本是深受百姓爱戴的贤德之人。七年前的春天，突然用刀砍死了自己的结发妻子，从此入狱，含恨而终。此事在洛阳城轰动一时。

他将耳朵贴着门，想偷听些细节。还未听到几句，却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自己。

“进去吧，没事的。”

夏乾猛一转身，就看见了故人。远远地，易厢泉站在一棵银杏树底下，笑着看着他。他还是着白衣白帽，戴着一条白围巾，和小时候一样瘦瘦高高，眼睛里闪着犀利的光。一只鸳鸯眼小白猫站在他的左肩膀上，瞪了夏乾一眼，跳上树梢溜走了。

夏乾心里一阵激动。身为家中独子，他在庸城平安无事地活了将近二十年。二十年来他被家人严加看管，很少经历大事。他人生中最大的事，就是十岁那年坠落山崖，被易厢泉所救。易厢泉一到，大事

就会来了。

不等夏乾开口，易厢泉就从腰间抽出了铁扇子，走上前用扇子戳开了门。

“嘎吱”一声门响。屋内，杨府尹闻声抬头，赶紧闭了嘴。见到易厢泉进门，先是松了一口气，而后看到了夏乾，脸色却一下子变了。他知道，眼前这位小爷是扬州最有钱的主，也是庸城最游手好闲的瘟神。

“夏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认识？快请坐，请坐！”杨府尹赶紧寒暄起来。

“认识十年了。”夏乾傻笑一下，算是行礼，却没有落座。屋内光线甚好，杨府尹和方千正围在圆桌旁研究着什么。

易厢泉快步上前去，拉出凳子坐下了。

“易大仙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，急死我了。”杨府尹擦擦额间的汗，“方千，快把守备地图拿来！”

方千赶紧递上图。杨府尹指了指守备图：“今日城门关闭，一共城禁六日，庸城是扬州的城中城，地处扬州中心，城墙坚固。朝廷派了八十精兵来围剿大盗。如果大盗要行窃，他现在已经混进来了。实在不行，我们……挨家挨户搜！”

易厢泉不答，举起地图来看。十字街为庸城中心，贯穿整个小城。西街为烟花巷子，剩下的地段坊市界限早已打破，民居密密麻麻不知多少户。只有一大块空地是突兀的，那是夏家的府邸。易厢泉把地图放下，“没用。”

“没用？”一旁的方千像是被人怀疑了一般，有些激动，“我们